

人生况味

金线鱼的标签

三亚海棠湾的美，早已尘埃落定，安守了一份自然与质朴，释放着原生态的纯净与诗意。

识得海棠湾，也识得一位卖鱼阿姨。她，身材瘦小，圆顶竹笠下古铜色的脸，有白色扁珠笠带衬托于腮边，越发明晰勾勒出海风与阳光混合的味道，很耐看，加上她健康的笑。手背略显黑，在深色围裙前并不惹眼，但指肚清楚泛着白，可能因长时间弄鱼而泡水所致，令人有些怜惜。鱼筐上有两份附件，一沓可降解塑料袋，一张支付微信小牌，时而在暖风中跃起，昭示着必要的鲜活营生。

海滩边自由渔市很是热闹，鱼虾螺蟹基本齐全，卖者大多为妇女，且流动性强。阿姨摊摊由小女儿陪同，阿叔在渔船上忙活。

作为此行游者代表，我选购了自以为足够的海鲜品种与份额，包括在阿姨处买的五斤海鱼和所有价格，皆一一记录在手机里，以备报账之需。所幸，在阿姨口中知得附近有名的餐饮加工点，继而伴着晚霞寻去，顺便通知同行人员。

加工点老板果真很热情，似邻家大哥般敦厚。他显得很忙，快速将我带来的海产品逐一称重，并记在便签上，划价后请我过目，一切程序轻车熟路。我核对大致无误，唯有海鱼足足缺八两。眼前立刻浮现阿姨的笑容，想象应该不会出人如此离谱，不敢相信事实，便请老板复秤。反馈结果同前无异，让人费解。

我将事情真相告知伙伴们，大多认为栽了小小跟头，不必过于在乎，出门在外吃点小亏很正常，再者很难找到流动摊贩，抓住把柄要求补偿。他们各抒己见，不免有些道理，只当哑巴尝了黄连。但也有喷怪者，说就你们思想和不作为纵容了这种不正之风，你们即是滋生土壤，也相当于同流合污。话像有点深刻，但因敌敌不过解决大伙的温饱 and 美食需求来得迅猛，只好暂且作罢。

炉火正旺，菜品飘香，渐次掩盖了刚才的不悦。大快朵颐才是自我标榜为饕餮们认定的硬道理。看同伴们非常享受美食，我也很高兴，毕竟这个加工点是卖鱼阿姨介绍的。不知怎的突然又想起了卖鱼阿姨的笑，但随一口嫩虾一并吞进了肚里，很快就不见了。当上到那份特别的海鱼时，阿姨的笑又一次咯噔跳了出来。此时，我怎么心里酸了一下，不免有点怪怪的，甚或感觉那笑有点商业化。然而，不愉快的念头应同伴的敬酒声便稍纵即逝了。

酒还未过一巡，大伙儿兴致渐起，服务员说老板请我过去一下。我以为是涉及剩余菜品的做法和味道问题，便快步前往。哪知没看到老板之前，卖鱼阿姨便出现了。阿姨没了先前的笑容，脸上写满了急切。她一见到我就说“终于找到你了”，像完成一项使命。而后，阿姨连声道歉，并道明了原委。她说，我是第一个买她鱼的人，为她开了张很开心。第二位顾客是一大妈，买完鱼后觉得重量不够，便拿出自己的小电子秤称过给她看。而后又给邻摊的阿姐称过，结果真如大妈所说。她感觉自己的弹簧秤用久出问题了，不断向大妈致歉。之后她立刻想起我，心里五味杂陈，决定碰碰运气寻找我，将鱼摊摺给了小女儿打理。终于如愿，她长长舒了一口气，似是石头落地安稳。

这时，老板说话了：“阿姨为了给你补偿，特意带来了几条金线鱼，很快就做好了。”我连声对阿姨说不用，真不好意思，为了点小事让阿姨专门辛苦跑一趟。“一定要的，本就是我的不对，”阿姨回应道：“我老公出海打渔，经常跟我们讲做人必须善良厚道，妈祖会保佑我们，自己心里也踏实！”阿姨的话中显然又有几分虔诚和自信。此时，阿姨脸旁仿佛有光晕在附着汗水晃动。我连忙握住阿姨的手表示感谢。她脸上健康的笑又灿烂成花了。目送阿姨返回，在晚风问候的朦胧灯光中，她那双褪色发白的红雨靴也一定由来时的急促转为现在的轻松。

一份能让阿姨心安的金线鱼，也让同伴们的美味旅程得以进阶。平时很少关注这种鱼，犹如很少关注某些人。原来，有几条闪亮的金线是一种鱼的标签。

椰下

投稿邮箱

hnrbymbf@163.com

乾隆十八年(1753)广州举行的乡试，儋州有两个人考取举人：陈圣珪和黄河清。前者高中第一，是这一届的解元。据说，主考官刘墉对陈圣珪的才华颇为激赏，称他的文章胸有成竹，水到渠成。在之前的府试中，陈圣珪也名列头筹，因此，他被认为是广东最有希望登榜的人。然而，在后来的会试中，排名靠后的黄河清一跃成为恩科进士，陈圣珪却名落孙山。

成为进士的黄河清，当年(乾隆二十六年)并没有获得授官，而是列入少数“归班铨选”的名单，等待吏部日后的选拔。个中的原因，是皇帝接见时，他出了事情。最终，黄河清空着双手，一步一步地回到儋州王五镇徐浦村。

离徐浦村不远的长坡镇书村，是陈圣珪(1718—1782)的家乡。此君算是书香弟子，十二岁上私塾时，深得老师薛复俊的垂爱。因读书用力过猛，身子十分单薄，常常被人骂作病鬼。但他倒是泰然任之，还作了一幅对子自励：今日被君称作鬼，他年加斗便成魁。后来在府乡二级考试中，他果然加斗成魁，名列前茅。看这孩子灵气充沛，将来必定有出息，薛老师便把自己的千金许配给了他。陈圣珪果然不负老师的重望，到广州把解元考了回来。那时候的他，可谓春风马蹄，趾高气扬：“夜半归来月正中，满身香带桂花风。流萤数点楼台静，孤雁一声天地空。沽酒叫醒茅店主，高歌惊起石潭龙。来朝试看青锋剑，万丈毫光透九重。”一股豪气竟化为万丈光芒，穿过了九重云天，不逊于李白当年仰天长啸出门去。

与黄河清他们赴京会考的路上，陈圣珪依然信心满满：“骏马扬尘驰万里，追风指日抵京华。科场角逐千军扫，祖德高悬辅国家。”然而，这匹骏马并没有在科场上横扫千军，反而被折断了前蹄。到底是因为他一路车马劳顿，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还是像传说中的他行文过于古奥、不合考官的意趣，已经不得而知，但落榜的结果确实让他深受挫伤，心灰意冷。由于家道中落，支付不起往返京城的上千银两，陈圣珪没有像《儒林外史》的人物那样，将科考进行到底。在那个时代，举人的功名也可以获得授官，何况他还是举人中的第一。但他自恃性格孤傲的自己，并不适合跻身官场的门缝，为五斗米折腰，于是和黄河清那样，选择做一名乡村私塾教师。但才子的那份傲气，依然潜藏在他的胸臆之间。

或许是家里安排不开，陈圣珪的私塾办在村口的关帝庙里。自小积累的文名，加上解元的身份，使前来求学的学子络绎不绝，快把庙门都挤扁了。他因此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薛氏虽然不至于沉鱼落雁，但却“虚掩生质之美华”，进门之后，侍奉二位老人也相当殷勤。陈圣珪除了教书，还帮助乡亲写写对联对联，红白喜事摆宴时被奉为上宾，喝上几杯番薯酒，灵感来时以诗文自娱自乐，日子过得还算平顺。谁知道，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一家的命运。

某天，正好是个庚子日，一位据说是姓胡的官员路过书村，看到村口有个关圣帝庙，便下马进来祭拜。没想到庙宇成了私塾，杂乱堆放着书册与教具，香火都找不出一根来。在海棠树下看书的陈圣珪，也不起来行礼照应。于是逮住他就是一通训斥，这下子触及了陈解元某根神经，把他给点着，引爆了他埋藏心底的那股冲天傲气。此时已经四十不惑的他，非但不俯首

岁月山河

解元陈圣珪的传奇人生

孔见

服软，还出言不逊，像头野牛一样与胡某顶撞起来。这下事情就闹大了，胡某回去后，立即派人到书村来，以私占公庙、褻渎神灵、不服王法等罪名，要将陈圣珪绳之以法，还到处粘贴布告通缉他。这时候，私塾教师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原来不过是路边的一介蒿草，在儋州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他的立锥之地了。于是，匆匆忙忙将衣物一裹，星夜落荒出逃。临行前，将家里老人和一个女儿托付给薛氏，嘱她等他三年五载，待事态平息之后，会回来与她团圆。

出村之后，陈圣珪沿着海边一路往南流浪。他是怎么到了离家乡四百多里的崖州乐罗镇的，已经没有人知道。但事实上，他成了姓陈的大户人家的佣人。平日里，他话语很少，头不多抬，看起来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手脚相当干净。据说，陈家妻妾多房，人丁兴旺，但子孙却性情像山上的野猴，难以调教。曾请过多位老师上门，都被几个顽童用恶作剧给气走了。后来延请黄流地方的陈二美，此人不仅有些文名，武功也相当了得，总算是把这帮顽童给镇住了，但论读书还是稀里麻糊。

有一天，陈二美有事回黄流那边，交代四个题目让学生作答。回来之后，发现卷子竟做得清清楚楚，毫无错漏，于是心生疑窦。追问之下，这几个猴崽才说出是佣人代笔的。于是陈圣珪被叫到书房。已经憋闷得快受不了的陈圣珪，经不起多问，便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接下来，二人谈起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竟忘了还有吃饭这件事情。他在纸上随手挥洒的笔迹，更有一种不凡的气韵。陈二美自愧才识不及眼前这个佣人，便主动向陈家主人请辞，同时推荐了陈圣珪，说此人乃饱学之士，望郑重对待。从此，佣人摇身变回了教师的角色，穿起了衣袂飘逸的长衫。

陈圣珪执鞭之后，陈家子弟学业颇有起色。于是，陆续有富家子弟前来拜师求学，他声名的锣鼓越敲越响，陈家人也对他另眼高看，以先生相称。近人林元法先生搜集民间传说，撰述了《魂萦儋崖——陈圣珪在乐罗轶事》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叙事：看好陈圣珪后，陈家人特意安排族里一个未出闺的女子，照料这位落魄书生的起居。该女子不仅姿色不俗，而且颇通诗赋琴棋，跟陈圣珪一来二往，双方便生了情愫。

此时当地德化书院正缺人主持，听说陈家的佣人原来是儋州才子，便有意要聘请，却不了解他的底细。于是，他们拟了个上联，上门来“请教”：“西鸟东飞，遍地凤凰难立足。”声称他们当中没人对不上来。陈圣珪会心一笑，当即接笔在纸上写出了下联：“北麟南走，满山虎豹尽低头。”众人看了，都翘起了大拇指来，说

他真不愧是个解元。

人主德化书院的陈圣珪，可谓如鱼得水，平生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崖州西六里一带的学子，纷纷前来书院，并以做他的学生为骄傲。然而，当他正沉浸于集英才而育之的时候，收到了一封儋州书村的来信。从信封上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好友黄河清的手笔。

家书回顾了薛氏踏进陈家时，“虽不如月下秀花，足邀君郎之眷恋，亦不至沉鱼落雁，虚掩生质之美华。”叙述二人“自成姻以来，一双鸿雁，情遍江山；两姓鸳鸯，身栖枫木”，共浴爱河，“雪深三尺不知寒”“顿忘东方之既白”的情景。然后倾诉了这些年来别离与思念之苦楚：“无药可医长夜恨，千金难买少年春。况君作客他乡，伤心欲泪，弃我青春守帐，情实可怜。丈夫乎，岂不知者乎！”过去曾经海誓山盟，要生死同穴，而今却天各一方，望眼欲穿。最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江河长流，韶华不再。丈夫乎，胡不知归来兮！”

这封堪比杜鹃啼血的家书，仿佛往深井里扔了块石头，打破了陈圣珪刚刚平静下来的内心。这些年来，他并非不思念海棠树下的亲人，尤其是高堂父母。然而，尽管一直都在盼望着音信，但等到家书传来，他却始终不作回复，连一个字都没有送出，似乎要坐实自己是忘恩负义的人。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在煎熬中等不到回音、泪水流干的薛氏，又到王五镇的徐浦村去，请黄河清无论如何，再给写一封信书。此时的黄河清，已经应州府之请，掌教于东坡载酒堂。看着已经年过半百的薛氏，深陷的眼窝与枯萎的头发，黄河清蹭地站了起来，对自己曾经的挚友生起莫名的憎恨，于是再度提笔疾书。从信的内容可知，此时陈圣珪在儋州的家，父母已经入土，没有丈夫陪伴的薛氏，孤独一人守着空空荡荡的家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信中谴责陈圣珪“君何弃双亲而不顾，舍棺槨于荒郊”，将自己置于不孝不亲的境地，还特别提到了“天人报答之警”，希望他指天誓日，速速返家，“免双亲为有子之孤魂，免妾为有夫之寡妇。”

怀着对无助之人的悲悯，黄河清在信的后面，还附上了一首催人心肝的山歌《妻劝夫》。看完起诉书一般的第二封信，反复咏叹了那首山歌，陈圣珪不禁泪流滔滔。第二天一早，他便告别陈家人，和德化书院的同仁，赶着一匹瘦马向西扬尘而去。这时已经是1782年的夏天，解元陈圣珪已经六十三岁。

从崖州到儋州，要渡过一条叫作昌化江的河流。经过两天的跋涉，陈圣珪一路风尘滚滚，来到了昌化江边的三家村。这里接近河流的出海口，江面宽平，水势舒缓，却有诡秘的回流和旋涡。对面就是古老的昌化城，还有传说有仙人下棋的棋子湾，距离他的家乡已经不远了。艄公说天色不早，远处有闷雷传来，待明天再渡江吧。但归家心切的陈圣珪还是坚持要走。他不知道，就在他快马加鞭赶往江边时，昌化江中游的雅加大岭，一场暴雨正在垂天而降。当他的眼眼看快要靠到对岸的时候，滔天的洪峰轰然而至，船与人马一同卷入咆哮激流，朝着大海的方向翻腾而去。此情此景，应合了家书中“安知旷野荒丘，非君葬身之地。江河流水，非君抛骨之滨”的叙述。



李清照早年之词《多丽·咏白菊》，以花比人，寓情于花，以菊为托，诉尽衷肠。

“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风无情雨凄清，小楼之上帘幕一层又一层，很难抵挡秋寒重重。此时的李清照正受党祸牵连，面对人情冷暖、世事变迁，身心无力。

“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韩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将比拟未新奇。”词人用反衬手法形容了白菊的容颜、姿态及香味，表达出白菊高洁端正、自尊朴直的品格。

“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若人间太平、岁月安好，何必去怀想屈原的气节、陶渊明的隐居呢？词人纵千方爱惜，万般咏赞，花开有时落无声，人生亦如此。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写于李清照婚后。李清照与赵明诚新婚不久，便分居两地。时值重阳佳节，李清照独自深居，秋色寂寥，相思丛生。“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秋风瑟瑟，摇曳着孱弱的瘦菊。黄昏已至，销魂落魄的李清照迟迟不回家，任由菊香袭肤，穿入衣袖。

海天片羽

菊花间明月清照

吴婷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浓郁凄清的晚秋，百无聊赖、郁闷难遣的李清照跟菊花比瘦，喟叹时光易逝、人事无常。此刻的李清照幽愁别绪千回百转，如一丛深秋的菊花，温婉纤弱，寂寞凄冷。这千愁万寂中还暗流着一丝丝的甜蜜和期许，夫君只是远行，归时总有期。

中年之前，李清照的菊花是一朵朵摇曳的闲愁清寂，而晚年的菊花则是一片片凋零的凄凄惨惨。

《声声慢·寻寻觅觅》写于李清照丧夫之后。国破家亡，天涯沦落，在“乍暖还寒”之时，本想饮几杯酒水驱驱寒气，只觉酒味清淡，怎么也抵挡不过凛冽的寒风，驱散不了心中巨大的悲痛和愁苦。

抬头看天，“旧时相识”的大雁飞过，遥望故国，却已难回。憔悴不堪的李清照独坐窗下，俯视黄菊，攒聚枝头，度日如年，感叹“怎生得黑”。

南渡以后，年岁渐老的李清照韶华已逝，想到山河破碎、夫君逝世，国恨家仇郁积心中，“满地黄花堆积”也无心采摘。点滴秋雨落打梧桐叶，等来黄昏，夕阳入窗棂，寒霜满地，余生慢慢，凄苦愁闷。

历经世事之后，晚年的李清照心境平和豁达了些。“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既然不能改变世事，何不自我排遣，与一朵菊花相依，忘却愁绪，看淡尘事。

李清照的菊花，孤傲高洁、温婉柔情又惨淡凄清。她与菊花心性相通，明月清照菊花间，人与黄花各自怜。

2020年11月2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杨道 美编：陈海冰 检校：王振文 蔡法

看海在地图上如何蓝

■ 胡弦

1
风经过草海桐，
风说了什么？
石头和珊瑚都有年纪，
海水为何没有？
有人在礁盘上捞牡蛎，
夕阳的美，不能用于交换他手中的牡蛎。
大海，已从天空中收集了那么多蓝，
但还要教会上
在一张地图上如何蓝。

2
我不能把这些小岛仅仅
比喻成项链，
就像祖国不仅仅是一位美人。
我还希望它们是顽皮的孩子，
在时间中无忧无虑玩耍。
我还希望它们是蓬勃青年，
是有力、健壮的七兄弟。

3
也许这就是那最好的爱了，
浪扑向礁石而礁石
不动——它沉默、坚定，仿佛
语言是多余的。
也许这就是那最好的幸福了，
椰子落入水中，随波荡漾，
内心抱着不一样的水。

守台风的人

■ 陈亚冰

在秋天的深夜，也是凌晨，老鼠们藏起来了，在深洞里互相拥抱，醒着它们在等台风快点过去它们想要抓紧储备粮食为了过好一年一度的冬天

三天前，黑格比台风在太平洋诞生沿着气象学预测的路线刮向深厚广博的古老大陆大多人都睡着了，枕着生物钟和古老的文化钟有些警醒的人，睡不着的人在担心着来自海洋的袭击这陌生的怪物脾性，能带来什么样的白昼

又说老椰

■ 黄辛力

你是不老的传说
百年乃至更久
向天，搅动着蔚蓝一抹绿
如苍穹的霓裳
飘飘洒洒
挥舞于人间
立地，挺立成椰乡的魂灵
让贫瘠的土地润生
幸福的光泽
恩赐于儿女

太阳的暴烈或温柔
全都承受
月亮的美丽与柔情
全都接纳
甚至成为了太阳成为了月亮

暴雨锤炼了果敢
狂风成就了韧性
犹如椰乡女人
一任风雨肆虐
依然守护着脚下的土地
老吾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老幼
一路风尘
一路坎坷
即便倾斜
也走成醉人的舞姿

老椰老屋老井
是我的太阳月亮
是我生命坚韧的维系

大广坝

■ 符忠良

巨坝截云雨，泱泱一镜湖。
清流滋沃野，琼岛耀明珠。